



人生漫遊處
童心

初見

香港回歸祖國周年慶前一天，早上9點，我來到葵涌石籬二邨，參加「老友記」義工活動。與以往派福袋不同，這一次義工主要的任務是「逛街」和「陪伴」——3個義工一組，上門與獨居老人聊天，了解他們的生活所需，和他們一同制定願望清單，然後陪他們一起去社區裏的商場購物，再把買好的東西送回家。

義工門3個一組、5個一組地做準備工作。忽然，聽見有人驚訝地喊：「呀，蔡局長（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來了！」我抬頭望去，只見一個溫和又幹練的身影躍入眼簾。蔡局長身穿天藍色的義工服，領口佩戴着教育局義工隊標誌的徽章，愛心的形狀在陽光下格外醒目。蔡局長熱情地和大家打招呼，誠懇地對街坊說：「今天的義工活動很有趣，我也來做義工！」

很幸運，我和蔡局長分在了一個組，同一個組的還有來自英華書院中二生梁均溢。我們來到石籬樓的李婆婆家中。蔡局長拉着李婆婆的手，聊起了家常。李婆婆今年80多歲了，家人都不在香港，「平日不太願意去熱鬧的地方，會覺得更悶。」不知不覺間，李婆婆向我們吐露了心聲。蔡局長一邊用心地記下李婆婆的願望清單，一邊將自己的聯絡方式寫在一張便箋紙上，貼在櫃子顯眼的地方，並告訴李婆婆悶了給她打電話。

我們來到商場，大米、卷紙、花生油，還有李婆婆愛吃的小零食——山核桃仁。李婆婆慨嘆，「要是你們能每天都來就好了」。蔡局長在貨架上挑了好一陣，將兩份夏日裏潤肺的湯包放在購物車裏。將貨物送回去的路上，我提着東西的手幾次和蔡局長的手碰撞在一起，我感受到一份柔軟的善意和善良的溫度傳遞過來。

兩個多小時，蔡局長一絲不苟地和我們一起做義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她，那份溫和與端莊、真誠與友善，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裏。



◆ 作者與蔡若蓮局長合影留念！
作者供圖



心寄常開
潘金英

王維劇：空山深情

我和明珠赴理工綜藝館看「中國歷史人物全接觸：空山印深情·王維」舞台劇首演時，不約而同遇見了新豹博士。

他多年在國史教育中心推動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最新以「怡情審美，永續動能」為主題，吸引超過十萬人參與，創下歷屆之冠。結果由唐朝「詩佛」王維以3.6萬票當選2023年度中國歷史人物。丁博士早前剛與學生完成歷史文化考察行，為讓大眾了解歷史人物對國家和社會文化貢獻，從而培養國家民族認同，我姐妹倆十分敬佩他。

王維歷史人物劇，由專業演員與中小學生共同演出，群戲不少；演歷史劇既需考察歷史，又要配以文藝手法，真確非易事；今次又是由呂志剛（呂Sir）大力監製，令學生在過程中達至知情意行，我好佩服呂Sir的魄力呀！

此劇主角王維，生於大唐盛世，他創作山水詩開一代風氣；所寫邊塞、贈答、政治感遇等題材的詩都出色！王維佛學造詣深，他詩中往往融會禪意；他詩畫合一，渾然一體，可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我愛他的山水詩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漢江臨眺》）都充滿畫意。其詩片言隻語，就讓人眼前湧現出景色來，如身歷其境般；如其名詩《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他刻畫出空谷人語、斜輝返照那一瞬間特有的寂靜清幽，耐人尋味。



◆ 筆者與丁新豹博士。作者供圖



琴台客聚
潘國森

婦人臆躁？

近日又發生一起疑似由婦女「產後抑鬱症」（Postpartum Depression）催生的倫常慘劇，一名飽受嚴重抑鬱折磨了一年多的少婦，在家中用刀殺害了在睡夢中的丈夫。然後這女子致電家翁，說自己已殺了對方的兒子！至於這對小夫妻的愛情結晶正暫託在祖父母家，換言之，事發之時，家中就只有夫妻二人。

先前多次婦女因產後抑鬱而殺害家人的慘案，死者都是當事人十月懷胎生下的親骨肉，亦通常是母親與幼兒一起而沒有其他大人同場的情況下發生。今回獨特之處是少婦殺夫，小娃娃則以身在祖家而免禍。那麼以後照顧家中有患上嚴重產後抑鬱症的患者，可能保證任何時候都要有兩名成年人陪同當成「標配」了！新聞報告的尾聲循例又是請了精神科醫生給看官「科普」幾句，可是這老生常談的建議能管用嗎？

筆者沒有法子不從根源處發問。今時「正統醫學」（Orthodox Medicine）對於產後抑鬱症，甚至更廣泛的「精神障礙」（Mental Disorder）的治療手段，會不會有嚴重不足處？所謂正統醫學是與「另類醫學」

（Alternate Medicine）相對。在香港，正統醫學大概可以說是等同大家理解的西醫。

莫說精神病患者，有時甚至產後抑鬱症患者都可以是個計時炸彈，隨時都可以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爆發出致死的命案。常聽有精神科醫生說，一不要歧視，二不要污名化，三要注意只有極低百分比的患者有暴力傾向……筆者同意社會上無可避免有些人會對精神病患者出言不遜。可是產後抑鬱呢？家人或鄰里都不會歧視這些精神不愉快的產婦。

今回的當事人在殺死丈夫之後，仍能致電家翁，告知憾事。所謂經一事、長一智，筆者只能想到一個笨辦法，就是長期保持有兩個以上的成年人現場照顧，不過這樣安排要耗用巨大的人力物力。

翻查資料，筆者於2012年在本欄發表了《哺乳解臆躁》，2023年又有《癲狂與臆躁》。現在就第三次抄錄東漢名醫張仲景《金匱要略》的幾句重點：「婦人臆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這裏提及情緒不穩，疑似中邪及經常易倦等症狀，甘麥大棗湯或會合用。讀者如認為可以一試，請先諮詢合格中醫師。



百家廊

羅炳崇

談談「大家文化」

何謂「大家文化」？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大家族或大家庭的文化。表面上看是一個家族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體現，而核心是一個家族精神層面的追求，包括家訓、家風、家教等，蘊含着「家國天下」的情懷。

往好的家風能夠帶來正能量，對後世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從古至今，「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等典故和顏之推《顏氏家訓》、諸葛亮《誠子書》、朱子治《家格言》、曾國藩《家書》等在民間廣為流傳，無不閃爍着良好家風的思想光芒。我國著名的錢氏家族，一直以來，就以「心術不可得罪天地，言行皆當無愧聖賢……持躬不可不謹嚴，臨財不可不廉潔，處事不可不決斷，存心不可不寬厚」等祖訓傳承千年，近現代造就了如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錢復、錢鍾書、錢正英等一批國家棟樑之才，令人讚嘆。

就近的例子來說，閩西永定客家土樓中的「土樓王子」振成樓，林氏樓主就以「幹國家事，讀聖賢書」、「振綱立紀，成德達材」為家訓，並刻在楹聯上，時時警示後人。在林氏家族嚴謹家風的宣導下，人才輩出，遍布海內外，如中科院院士林尚安就是出自此樓。目前該樓已成為「福建省家庭建設示範基地」和「客家土樓家訓廉文化教育中心」。

很明顯，一個家庭的風氣好壞、優劣，與一個人的成長息息相關。當下，由於受環境的影響，許多兒童缺乏對「大家」、「國家」的認知，往往注重個人或「小家」的利益，不願分享，不懂付出，從而造成了觀念上缺失。因此，加強「大家文化」的教育，教會孩子樹立正確的觀念，做到「捨小家，為大家」，形成「大家風範」尤為重要。

「大家文化」教育，首要從家庭着手。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蔡元培先生說過：「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學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謂百變不離其宗者，大抵胚胎於家庭中。」作為父母或長輩，要從一言一行幫孩子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給孩子們立下規矩，讓他們懂得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能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要懂禮數、知廉恥，孝敬長輩、尊重他人等等，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做事的基本準則。另一方面，還要注意給孩子營造一個溫馨、和諧、友愛的家庭氛圍，培養孩子的感恩之心。

父母要常帶孩子「走出去」，走出「小家」、融入「大家」，讓他們多接觸社會，多參加集體活動、公益活動等，享受共同勞動、共同分享的快樂。現在許多城市的社區，鄰

里之間很少往來，樓上樓下均為陌生，如果長時間處在這種相對封閉的環境，孩子們可能更多關注的是自我和小家庭的利益，形成相對狹隘自利的性格。所以，需要讓孩子們多和外界交流，有條件的甚至讓他們「吃吃苦」，在團隊活動的過程中，培養孩子的集體榮譽感和社會責任感，培養樂於助人、樂於奉獻的精神，這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先進典型對孩子們具有很強的感化作用，要讓孩子們多接觸一些愛國主義題材的書籍、影視作品，常常帶他們去參觀革命歷史博物館、革命專題展覽等，用英雄故事、先進人物去教育感化孩子，讓他們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們用流血犧牲換來的，今天的發展成果，是無數英模無私奉獻創造出來的，一切皆來之不易。追星，就要追這些「大寫」的人，少追一點歌星影星。要讓他們知道，祖國是我們的強大後盾，只有國家繁榮昌盛了，才有我們小家庭的幸福，從而樹立起強烈的國家自豪感、榮譽感，培養孩子們廣博的愛國情懷，樹立遠大的理想抱負。

當下，如何教育培養孩子是每個家庭都十分關心關注的問題，如何理解「大家文化」，運用「大家文化」去教育引導孩子，是一種非常好的嘗試，值得我們去探索。



筆袖乾坤
余似心

酒精彩繪畫的魅力

舍弟余一樂近年愛上了酒精彩繪畫，更自學成才，在這方面有一番發展。酒精彩繪畫主要是在美國流行，近年淘寶也開始有酒精彩顏料出售。不過認識的中國人仍是不多。

所謂的酒精彩有點類似水彩，但加入了酒精，所以具揮發性，而且色彩艷麗，十分討好。水彩是在吸水的厚紙上繪畫；酒精彩則以吸水性弱的紙來創作。基本上是以三兩滴不同顏色的酒精彩滴於紙上，然後以相機的噴氣膠、風筒或吹管等，向顏料噴氣，讓顏色混合出不同的色彩和層次，並向不同的方向流動，最後形成意想不到的混合和圖形，當中可能構成令人充滿遐想的主題和造型，千變萬化，都是繪畫者始料不到的結果。

舍弟以此去教導小學生甚

至成年人藝術創作和欣賞。當中小孩子吹吹噴噴的，甚至連小嘴巴也出動，混合成為色彩艷麗、層次豐富、構圖新穎的圖案畫。他們捧着自己意料之外的「傑作」，大家都樂極，互動分享，又發揮無窮的想像力，為大作取上名稱，甚至創出個故事來。他的班，連校長和家長也極為意外，想不到平時在課堂悶着的小孩，繪得樂極，笑不停口，作品都讓人賞心悅目。結果孩子繼續愛畫，校長繼續開班，家長繼續支持。

學習，有時就是這麼樣的一回事，要練習的、要記公式的、要背書的，小孩大人都會自然感覺疲累，產生了不興趣，這樣「吹吹水」的，又有他們眼中認為爆炸性的成果的，動力便來了，創意也產生。所以，玩着學，永遠是最吸引的。

近年講傳統美學的已是成年人的境界了，孩子都在學視覺藝術，裝置藝術，拋掉基本功的壓力。總之，感動人心的便是美。



◆ 藝術家余一樂的酒精彩作品Space Ballet太空「旋」。
作者供圖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泥潭裏的星空（下）

上期說到主打「極端實用主義」的高考志願填報諮詢師張雪峰爆火，背後是內卷之下愈發不願試錯的基層家庭。月亮雖美，但麵包標價六便士。於是你飽你賞月，我餓我撿錢。出生在羅馬的，盡情去學文史哲藝；成長在豬圈的，「想報新聞則必須打單」。看着確實天經地義，但還是忍不住想問那句：即便身處泥灘，就真的不用仰望星空了嗎？

這裏的星空，泛指那些很多人雖喜歡卻因「沒用」而不敢投身的專業，文科加藝術佔大部分，文科中又以文史哲等純人文學科為甚。在「尚理派」看來，文科生每天不是在「看開書」就是在「和人爭執」，要不是「碼格子」，雖靈魂自由，但「全無用處」——因為就業和薪酬都慘不忍睹。

那文科到底有用沒用呢？可能要看是用哪把尺來量。從眼下「錢途」看，文科確實太沒用了。但是，文科中的社會科學研究了社會運行的規律，人們要靠經濟學制定政策，靠政治學相互博弈，靠社會學理解階層、文化、傳播，靠心理學了解自己。而人文學科，則靠大量的「開書」即兼具深度及廣度的海量閱讀培養審慎思考及批判性思維的能力，靠不斷「與人爭執」培養綜合討論和反思的能力，靠「碼格子」培養精準表達的能力。而這些，正是所有學科的底層邏輯能力。正是因為有了文科，使人們的交流成為可能，大家可以使用通用的工具，包括語言、邏輯、規則等來高效傳遞信息，讓人類文明得以傳遞、繼續和拓展。如果說理科是某一領域的科學，是「工具理性」，那文科則是人類自身的學問，是「價值理性」——它並非針對某個目的，它自己就是價值。

從這個角度進一步說，大學絕不應該淪為「文憑機構」，一切只為了個人的職業路徑，它肩負着更古老而神聖的責任，連結人類通識。

尚理派們總愛說「考不上理科班才去學文科」，這讓小理想起一個故事。二千五百多年前，一個名叫泰勒斯的古希臘哲學家，因只顧抬頭觀星而掉了路邊的井裏。這件事被柏拉圖引為經典，借此嘲笑那些「不切實際」的哲人，只顧關注遙遠的星空，而對腳下近在咫尺的事情一無所知。柏拉圖的嘲笑和今天的嘲笑多少有些膾炙，但柏拉圖們不知道的是，泰勒斯不僅是哲學家，也同時是數學家、天文學家，甚至是生命科學家，是很多領域史書中提到的「第一人」。醉心研究的泰勒斯生活確實清貧，但某次他為了回擊朋友指責，通過觀察天體預測了一波橄欖生長的情況，再通過低買高賣短時間內便獲利頗豐。事後，泰勒斯說：「賺錢對哲學家來說很容易，但他們興趣不在此。」

前兩年，有媒體人在汶川地震紀念日時做了個視頻，當中說到「14年前學新聞的孩子懷着宗教般的虔誠去做記者，然後紛紛轉型做了公關……很多做着公關夢的人可能永遠也不會明白，為什麼那些調查記者轉型做公關可以那麼成功，並不只是因為他們學過新聞，而是因為他們對這個社會和時代懷有過赤誠。」賺錢對新聞人來說很容易，但他們興趣不在此。

泰勒斯掉到井裏二千多年後，又一位哲學家黑格爾說：「只有永遠躺在坑裏的人才不會掉到坑裏。一個民族有一群抬頭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會有希望。」可惜，這是忙着避坑的張雪峰們無暇傾聽的知識點。



信而有征
劉征

讀杜駿飛《新聞人本主義的興起》

人本當然首先是人為本。但是，它的背後還潛藏着對於人的本體論的承認。即承認人的有限性、無覺悟以及脫離理性性的可能性而成為自然情緒的人。當閱讀杜駿飛教授的新書《新聞人本主義的興起》時，倘若不秉持這樣的一種基本認知，你可能難以捉住這本書的要領。因為他所描述的那個媒體與社會聯動的模型中，新聞業處處被掣肘，這種限制既來自於政治經濟學，又來自於受眾。於是形成了一種「瓦釜效應」。即，社會總是對那些質量不高而又喧鬧的新聞情有獨鍾，儘管提供信息的人不樂意，或許是因為它有市場，於是就有人去做。

然而，這並非意味着這本《新聞人本主義的興起》要承認命運。因為杜駿飛引用白璧德的分析，談及了西方兩種人文主義理論的局限。前者，是英國培根所倡導的科學功利主義，這種理論在操作過程中很難避免將人物化。因為，人在實現目標當中固然充當着一種動力，但最終的目的並不是人，而是目的本身。後一種是法國盧梭所踐行的自由浪漫主義。這種理

想主義的個人主義承認人的一切，情感、理性和自然對人的召喚，但是正因為這種承認當中各要素的自我矛盾，人只能絕對的自我克制，並最終寄情於山野。因為在現實社會當中，你會發現，無論如何都是無法避免與他人接觸的。

杜駿飛倡導一種新的人本主義，一種時刻意識到缺陷和難以控制的自我的存在，並謙遜地準備接受一切的態度。而這種接受只有在理性的人這裏才能辦到。因為任何不可控都是可控的，只要理性的人意識到它的存在。反思的習慣和謙卑的態度是這種理性可以被呼籲的理由。所以杜駿飛在這本書當中數度發起各種倡議，甚至願意冒着給讀者留下不客觀印象的風險。但這並非不客觀的。因為當一個人承認了本體論的存在，他就承認了一種自在本身，他的一切理性都有了一個無可辯駁的基礎。這讓他的呼籲成為一種理性向前的探索。培根可以這樣探索，盧梭可以那樣探索，杜駿飛可以如是說。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杜駿飛給出的那個新聞業身處其中

的模型，新聞業並不像傳統的一切專業主義那樣，把本行業塑造造成那個處於中心地位的對象，杜駿飛的模型新聞業處於非中心當中的一個環節。這甚至是會讓自認為接受度最高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者也稍稍有些失望的。

但是一旦回到人本主義的立場，這種排列就顯得相當自然和可貴了。就好像批判學派，從來都是站在批判的立場，這不是他們不知道建構的好處，在他們準備以批判作為自己終生目標的時候，他們就做好了一直處於旁觀者的地位，這就出讓了那個作為中心的位置。這是一種品行，它所秉持的，乃是一種叫做發起警示的正義。杜駿飛寄希望於任何的媒體人都成為一個理性且具有反思精神的類似於知識分子式的人物。這意味着這個行業有一個看不見的正義的目標去求索。當我第一天收到這本書的時候，我把它的封面發到我的朋友圈，一位記者朋友在下面留言說：「新聞人本主義，真的有這個東西嗎？」他是開玩笑問的，我也開玩笑回答：「相信就有。」但是這答案何嘗不是一個答案。